

# 越境的力量

历史与思想论集

盛 嘉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越境的力量

历史与思想论集

盛 嘉◎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境的力量:历史与思想论集/盛嘉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615-6228-4

I. ①越… II. ①盛…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世界-文集②史学-文集  
IV. ①K811-53②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4250 号

---

出 版 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韩轲轲  
装帧设计 蒋卓群  
印制人员 朱 楷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mailto: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720mm×970mm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283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目 录

## 一

## 误读的经典

- 从梭罗《瓦尔登》的颜色说起 ..... 3

## 越境的力量

- 伏尔泰和他的《哲学通信》 ..... 49

## 公共道德沦丧与革命危机

- 托克维尔的忧虑 ..... 65

## 二

## 在自由与解放之间

- 读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 ..... 87

## 马克思与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 ..... 118

## 走出中国的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困境 ..... 133

## 重新认识美国革命的历史 ..... 146

## 三

## 胡适与美国政治文化

- 《独立宣言》对青年胡适的影响 ..... 173

## 2 | 越境的力量 历史与思想论集

胡适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想发端

——以《诗经》研究为例 ..... 212

胡适和储安平抵制“标签暴政” ..... 259

### 四

近年来美国史学界美国史研究的特征与趋势 ..... 265

新史学的魅力与困境

——从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说起 ..... 279

—



## 误读的经典<sup>①</sup>

——从梭罗《瓦尔登》的颜色说起

### 引 言

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上,有许多被今人视为经典的文本,由于它们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最初常遭遇被误读的命运。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 Thoreau, 1871—1862)的《瓦尔登》(*Walden*)在美国文化思想史上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原创性的、非正统的经典。这类文本具有哈诺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陌生性”(strangeness)。<sup>②</sup>它们不仅有一种不易识别或同化的原创性,而且还能给读者提供多种持续不衰的智识挑战和引起多重困惑的阅读体验。《瓦尔登》还是一部具有极强颠覆性的文本,由于其反文化性、反主流性和政治上的异质性,加上修辞语言风格的独特性、思想的超前性,它在1854年初版时就遭遇了冷漠、误读,甚至排斥。当时,《瓦尔登》印了2 000册,历时5年才售完。

当时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詹姆斯·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就曾把梭罗的著述视为“从爱默生的果园里偷来

① 本文最初发表在《误读的经典——厦门大学人文经典系列讲座讲演集·第2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此次发表在文字上略有改动。

②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s of the Ages*,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 pp.2—3.

的果子”。<sup>①</sup> 这一指责，不仅给梭罗生前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且也给后人对梭罗的认知与评价罩上了阴影。人们一直都认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是梭罗的老师，他或许应该更了解这位学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爱默生对梭罗并不真正了解。直到梭罗逝世时，他也没有认识到梭罗对美国的真正价值。就像他曾感叹的那样，“梭罗还没有真正给他的同时代人了解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就离开人世”。尽管爱默生觉得，“从来没有一个人比梭罗更像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但在什么意义上，梭罗是一位真正的美国人，爱默生则不曾说清楚。他甚至认为，梭罗生前胸无大志，缺少抱负，就知道种豆子，“我不得不认为缺少壮志是他的一个缺点，因为缺少壮志，他没有为整个美国设计一切，却做了一个采野果远足队的首领”。<sup>②</sup> 爱默生虽曾肯定梭罗选择生活的勇气，认为梭罗离开城镇走入森林的行为的确很吸引人，但他觉得梭罗行动的结果“却是贫乏和疯狂”的。<sup>③</sup> 至于通常人的理解，更是与真实的梭罗相去甚远。梭罗去世时，《纽约时报》上的讣告称梭罗过着“冷漠、自我隔绝，远离人类习性的”的生活。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梭罗是一位被忽视的边缘人、一个孤僻的文人、一个被误读了的偶像、一个被扭曲了的偏执狂、一个漫画式的原野狂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异类。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人们认识梭罗和接受他的《瓦尔登》都是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

---

① Walter Harding, “Thoreau’s Reputa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edited by Joel Myer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

② Robert Sattelmeyer, “Thoreau and Emer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pp.25—39.

③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d. by Williams H. Gilman et 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1982, Vol. 10, p.344.

带着不同的兴趣和动机,从文学审美、哲学思辨、倾心自然、灵魂救赎,以及政治上的反抗、改变命运的渴望,甚至生存的希望和对人类永恒性的追求等多角度多侧面地阅读梭罗的《瓦尔登》。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瓦尔登》常常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以不同的境界,给人提供各类常新和奇特的感觉。在文化思想史上,类似这样的经典是不多见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梭罗著作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入了美国大学的经典阅读系列。目前,美国学术界对梭罗的关注已超过了爱默生。梭罗的著述在美国大学课程设置中得到了多元化和多方位的呈现,在美国文学史、美国哲学史、政治思想史、文化史、环境史、社会史等各类课程中,梭罗的作品广为人所重视,特别是他的《瓦尔登》,更是必读的经典。现在,《瓦尔登》已被译成了近 20 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它既是一部独特的美国寓言,也是一部具有普世价值的世界经典。

从表面上看,《瓦尔登》是梭罗对自己于 1845 年 7 月至 1847 年 9 月在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康可镇(Concord)不远处的瓦尔登(Walden)湖边的森林生活经历的记载,记叙了他离群索居的生活,但如果仔细阅读这个文本,并考察文本的语境,读者可能会发现梭罗其实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探索和回答不仅是他自己当时所面临的一些焦虑与困惑,也是美国人和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对梭罗来讲,瓦尔登是一个具有多重意境和功能之地:它不仅是梭罗的隐居之地、林中的小居、荒野中的栖所,同时也是他的思想作坊、社会实验场、多样性的课堂、蕴藏丰富的书房、特异的大学、自然博物馆、祈祷的教会,还是身心放纵的荒野、怪异的梦乡、生存的角斗场、强壮体魄的运动场、疗养身体的医院、世俗建构的监狱、心灵忏悔幽暗之地和灵魂神圣的祭坛。梭罗通过《瓦尔登》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生命多层次的追求,其中至少包含三层意义:个人生命、社会生命和永恒生命。为了这些追求,他一直游走在多重

边界上,常处于多重的紧张关系之中。这些边界包括: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边界、自由与奴役的边界、纯洁与丑陋的边界、激进与保守的边界、简单与复杂的边界、暴力与非暴力的边界、文明与野蛮的边界、物质与精神的边界、正义与非正义的边界、超然与世俗的边界、城乡的边界、启蒙与愚昧的边界等。

在行文上,《瓦尔登》常给人结构松散、记叙随意的印象。梭罗好像每天过着一种随性的生活,见到什么就描述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叙事的风格,内容的剪裁和语言的修辞似乎也没有严格的规则。然而,《瓦尔登》实际上是梭罗颇具匠心的、精致设计的杰作。从最初的策划构思到田野的实践,再到后来的写作修改,他大约用了10年的功夫。其中,仅文本的修改,就用了8年的时间。从1846年到1854年,梭罗先后修改了7次。在这段写作过程中,梭罗利用了他所有的文字资料,其中包括:他在1839—1854年间的日记、文稿、讲演和观察笔记,还参阅了大量的参考书。

梭罗还是一个创造和运用隐喻的高手,有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瓦尔登》是一部充满各类比喻(allegory)和隐喻(metaphor),有着令人惊叹和使人困惑的多重意象的迷人作品。这些隐喻是梭罗的想象力得以展开的媒介,是他修辞风格的要素和表达思想的手段。它们常能给人一种阅读的张力,一种出其不意的智识挑战,一种意涵不尽的回味,一种经久不衰的哲理,一种挥之不去的问题意识。本文试图通过识别和分析梭罗《瓦尔登》的各类隐喻中的一种,即色彩的隐喻,来了解梭罗文本的多重意义。这些色彩的隐喻包括:绿色——自然与自由;橙色——紧张与焦虑;红色——野性与革命;黑色——超然的神灵;褐色——人性的悲剧;灰色——价值与道德;蓝色——瞬息与永恒;白色——表象的困惑。

## 绿色:自然与自由

《瓦尔登》刚出版时,人们一般都将其视为自然文学的作品,觉得绿色是它的基色。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都是在这—格局中理解梭罗的这—文本的。在中国,有人把《瓦尔登》视为一部绿色的经典,一部关于人与自然的书,也绝非偶然。<sup>①</sup> 在一定意义上,梭罗的《瓦尔登》是一部描述自然、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但梭罗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也绝非简单的生态保护者。他并没有将《瓦尔登》界定在人与自然的单一格局之中。在他的眼中,绿色是最能代表自然的颜色,是生命的色彩,是简朴的力量,是和谐、希望和活力的象征。然而,绿色的意蕴还不止于此。它不仅是自然的色彩,而且还是一种接近真理的颜色,一种象征自由的颜色。梭罗走进原野,追求的不单是接近自然、融入自然,而是在自然中,让自己进入一个自由的状态,因为只有在一个自然状态中,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也是《瓦尔登》的主题。

追求自由是梭罗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他鄙视那些只在口头上谈论自由的人:“我要对我的同胞说,只要可能,就过自由自在的,不受约束的生活。把自己禁锢在一座农场,或监禁在县大牢,二者之间实则一样。”<sup>②</sup>梭罗走进森林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让他过上独立自由生活的世界。他走进原野,关注的是自然,寻求的是自由。自然对梭罗来说,有时是一种表象,一种媒介,通过自然,或

---

① 参见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在“绿色经典文库”中收录的徐迟翻译的梭罗《瓦尔登湖》的《序》。

② Henry D. Thoreau, *Wal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84.本文中译文参考了王家湘所译的《瓦尔登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特此说明。

在自然中，他力求让自己的生活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梭罗把自然人文化了，变成了他的愿望所在，并给自然赋予了他的价值观。

反过来，只有处在一个自由的状态，梭罗才能够以多种方式感受自然。在他感受自然的多种方式中，有一种就是聆听自然的声音。这种声音如此的具有抚慰和穿透力，它既能让他凝神遐想，又能与他内心的声音交织回荡。这种在自然中的沉静和思想，在梭罗看来是如此的重要：“这并不是从我的生命中消耗掉了时光，而是大大延长了我应有的生命。我明白东方人敛心沉思和脱离工作的含义了。”<sup>①</sup>

梭罗热爱自然，部分原因是，这个超人性的自然不属于人类，但它却能够给人以终极的自由。在梭罗看来，真正的自由社会不是所谓的法律社会。法律永远不会让人享有真正的自由。相反地，解除法律，特别是那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是人们迈向自由之路的关键。这也是他为什么呼吁“与其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不如养成尊重人的权利的习惯”的原因。梭罗觉得，美国的自由必须体现在对个人自由的保证上。不自由的人过着一种绝望的生活。在他看来，理想的美国是一个“在那里你能够自由地追随不必拥有这些东西的一种生活方式，在那里，政府不会竭力迫使你支持蓄奴制，承担战争费用，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地因为这类事情而产生的额外支出”。<sup>②</sup>可见，对人自由权利的侵犯和限制常常来自政府，而对不义的政府采取一种不合作甚至反抗的态度，是人的自由的权利。这是他“公民不服从”的政治理论的核心要素。

梭罗的自然界是一个特殊的、不曾被人类玷污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大自然对生命的热爱，表现在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保护和尊重。在大自然的自由状态中，梭罗可以像其间的万物那

---

① Henry D. Thoreau, *Walden*, p.112.

② Henry D. Thoreau, *Walden*, p.205.

样,去体验一个自我培养(self-cultivate)的过程。他自问:“难道我不应和大地灵性相通?难道我自身不是绿叶和植物土壤的一部分?”<sup>①</sup>自然,孕育了万物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唯一性的。在自然界里,“没有一个同类,它独自生长着,发出许多苍绿翠碧的欢快的叶子”。<sup>②</sup>这就是为什么梭罗渴望,“让我们如大自然那样从容地过一天吧”。他之所以向往、并有勇气去实践一种有原则的生活,就是对个体的独特性和唯一性的追求。

相比那些受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影响而发生变异的各类人,梭罗是一个始终保持原生态的人。他觉得,“我们需要荒野恢复我们的力量”。<sup>③</sup>如果原野不能给他带来自由,绿色对他来说可能就毫无意义了。梭罗走入瓦尔登不是一种隐退,不是去过一种被动的消极生活,而是一种积极的另类选择。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自然的清新狂野的力量。他走进瓦尔登,实际上是向自然求助,以获得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我希望在一个没有限制的地方说话。”<sup>④</sup>荒野无疑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思考的地方,和一个没有约束的表达思想的空间。有时正是这种超然的宁静与自由,使梭罗得以平衡内心的冲突与焦虑,使他得以摆脱世俗的庸俗与羁绊。梭罗早年曾写道:“天天与人打交道的困难使我几乎退缩”,“希望自己在社会中就像在大自然中一样毫无顾忌、无拘无束”。<sup>⑤</sup>诚如人文主义地理学学者段义孚所言,“久居城镇的人们会

---

① Henry D. Thoreau, *Walden*, p.138.

② Henry D. Thoreau, *Walden*, p.97.

③ Henry D. Thoreau, *Walden*, p.317.

④ Henry D. Thoreau, *Walden*, p.324.

⑤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ed. by Elizabeth Hall Witherell et a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Vol. 1, p.201.

普遍地对自然怀有亲切的向往”。<sup>①</sup>

梭罗生活在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扩张的时期。许多人眼里的所谓社会进步,对梭罗来说,则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变质,是对自由的威胁。在他生活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这一时期的森林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破坏。梭罗认为,对环境的破坏,就是对人类和世间万物生存自由的威胁。对此,他深为忧虑。他提醒人类,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他们的欢乐将消失,人类和万物自由失去了保障:“树林被砍掉了,你还指望小鸟会歌唱吗?”梭罗提倡保护生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类能够自由生存的环境。这才是他提倡保护生态的思想核心。

梭罗走进荒野、融入自然的行为,还体现了欧洲一个很深的人文主义传统。在17世纪的大部时间里,欧洲的许多文本都将荒野和森林描绘成可怕的、阴沉的、荒蛮的和忧郁的场景。<sup>②</sup>在早期移民北美的清教徒的一些关于荒野的想象中,人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痕迹。例如,在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的小说《红字》(Scarlet Letter)中,荒野有多重功用。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和牧师丁梅斯戴尔(Arthur Dimmesdale)两人身处荒野的深林时,他们所感受到的压抑与恐惧,绝不是出于霍桑简单的场景设置,而是一种源于这种传统的隐喻。

到了18世纪,欧洲国家的一些贵族对荒野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觉得,“荒野使人快乐,似乎孤独地与自然在一起,在幽深之处观察她”,荒野有着令人愉快的多样性。<sup>③</sup>英国诗人威廉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

① Yi-Fu Tuan, *Escapism*,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译文参见段义孚:《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②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p.193.

③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p.259.

认为,一个人对自然的态度与他的教育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人们走进荒野,是因为“荒野充满自由”。<sup>①</sup> 在荒野中,人们可以获得新的感知能力。

进入 19 世纪,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蔓延,城市里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人们更加渴望接近荒野,以平衡和改善生存状态。若没有条件接近,他们就建构一个类似的景观。不论是自然的荒野,还是人造的景观,它们接纳了越来越忙碌的从城市与工厂中逃离出来的人们。<sup>②</sup> 梭罗从在哈佛学院求学时起,就熟读呈现欧洲文化的各类文本,他对欧洲的这一风气了如指掌。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他的行为,其实有些像那些渴望接近自然的欧洲人,有着类似的认同和价值观——为了实践一种新的有品味的生活而回归自然。他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和宇宙的建构者同行,不愿生活在这个浮躁的、紧张焦虑的、乱哄哄的、浅薄的 19 世纪,而愿沉思地站着或坐着,任凭它逝去”。<sup>③</sup> 可见,梭罗在美国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继承了欧洲人文主义的这一传统,拒绝在一个浑浊的环境中沉沦。

然而,绿色绝非《瓦尔登》所呈现的唯一色彩。

## 橙色:紧张与焦虑

梭罗走进瓦尔登,正值他与社会处于多重紧张关系的时期。这些紧张关系让他身陷于一种持续性的焦虑和困苦之中。《瓦尔登》是个体与社会的道德张力、现实与历史张力、社会束缚与个人自由张力等交织碰撞在一起的混合产物。文本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梭罗的纠结、困扰、迷惑、焦虑、烦躁、冲动、亢进与癫狂。《瓦尔登》

①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pp.266—267.

②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p.267.

③ Henry D. Thoreau, *Walden*, pp.329—330.

是这种紧张关系的记录，是梭罗试图从中解脱的努力，也是他为了应对这些紧张关系的一种独特的自我心理疗法的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懦弱的，因为他选择了出走，但他又是超脱的，因为他选择了决然的放弃，可他又是入世的，因为他出走的目的，是为重新回归做准备。正因为如此，代表着这些紧张关系的橙色也是《瓦尔登》的一个基色。

橙色是一种受社会排斥者的识别色，是张力失衡的临界点，是警示人们安危程度的尺标。阅读《瓦尔登》，感受这些紧张关系，将有助于读者进入梭罗的内心世界，了解他当时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他内心的焦虑。同时，梳理这些紧张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解读梭罗的一些异乎寻常的行为模式，还会给人们提供一个了解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新英格兰以及美国人的生存境况和社会状态的难得的契机。

彻底的孤独与积极的入世，是构成这些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作为身处社会边缘的人物，梭罗与社会常常是格格不入的。在《瓦尔登》的字里行间，他时常流露出那种既令人羡慕又让人震撼的孤寂(loneliness)。他写道，“我最好的伴侣就是孤寂”，“多少年来，我一直力图找到我的同道，甚至仅仅是在具有男子汉气质这一共同点上，但是一直未能成功”，“在所有的现象中，我的同类是最神秘、最难发现的了”。<sup>①</sup>“我喜欢社会，一口将其吞下——即，凡是我能接触到的。不是说我喜欢孤单，而是说我们喜欢高飞，当我们飞过云端时，相伴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连一个都没有了。”<sup>②</sup>

由于他的多重性格的人，梭罗时常处于各种自相矛盾的状态。

①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Vol. 1, p.145.

② Henry D. Thoreau, *Letter to a Spiritual Seeker*, ed. by Bradley P. Dea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2006. 中译文见梭罗：《寻找精神家园》，史国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年，第 142～143 页。